



感恩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感恩就是生活的微笑吧？当你心怀感恩时，不仅取悦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

有一次，美国总统罗斯福家里被盗，朋友写信安慰他，他回信说，谢谢你的安慰，其实，我应该感谢那个小偷。第一，他偷的只是我的东西，而没伤害我；第二，他只偷了我部分的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你可以说，这是伟人的普世胸襟，也可以说是一个凡人的感恩之心。生活中，我们习惯了埋怨，也被愤懑蒙蔽住双眼，对美好视而不见。事实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是偏见的态度生活态度狭隘了生活方式。

海伦·凯勒，不到两岁就失去听力和视觉。在黑暗、寂寞里，她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成长为学识渊博的作家和教育家。她的成长不靠顽强的毅力，还因为一颗感

恩之心。是感恩，“唤醒了我的心灵，给了它光明、希望和快乐，使它重获新生……”

感恩生活，善待每一天。这是海伦的生活理念，也是她的精神源泉。正因如此，她虽看不见，但“内心总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她虽听不见，但心灵上跃动着一首生命之歌。

科学巨匠霍金说，“我的手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人生有很多东西，但让他变得富有而满足的，只是一颗感恩的心。心怀感恩，生活就变得阳光、美好，幸福也比邻而居。

一位哲人说，世上最大的悲剧和不幸，就是一个人说：没人给我任何东西。这种人，是精神上的乞丐，只会无止境地索取，不知施舍，不懂感恩，自然得不到幸福。

《诗经》里也有这样的句子：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是最朴的感恩方

式吧！“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就像邻里或亲戚间的赠送和互助，“匪报也”，只因为我过好了，就希望你过得好好的。木桃也罢，琼瑶也罢，都是一种象征，它还可以是其他东西，比如“滴水”“慈母手中线”“衔环结草”“漂母的一饭”，甚至两人的拌嘴。

父母天生一对冤家，斗嘴也是家里的主旋律。秋收后，妈妈随姐去了苏州，他们的“战争”才得以暂停。我问父亲，都大半辈子了，吵架不烦吗？他的回答出乎我意料：我不和你妈吵，她心情不好，咋发泄呢？每次吵完后，我们都发现，生活是那么美妙。

原来，父母的吵嘴就是他们爱和感恩的表达，而感恩和爱也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位牧师说：感恩节不仅是一个节日，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感恩不言节，因为感恩不仅是一个民族传统、处世哲学，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

葛亚夫

冷风吹，小雪到

□梁永刚

早上步行上班，走在初冬时节的大街上，一阵冷风袭来，满树的黄叶飘落，顿觉寒意渐浓。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一位朋友发来的：“北风阵阵天气寒，小雪节气到身边，心底珍藏是思念，拇指轻动祝福转，愿您：天寒地冻要保暖，开心快乐一天天！”翻开桌上的日历才知道，今年冬天的第二个节气“小雪”就要到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古《群芳谱》又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我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开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小雪，在二十四节气中表示降雪的开始时间与程度，进入小雪节气，意味着气温持续走低，天气寒冷，降水状态由雨变成雪。雪小，地面上又无积雪，这正是“小雪”这个节气的原本之意。看看窗外，天有些阴，风清冷但不刺骨，虽说已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但天空中却没有一点下雪的迹象，心中不禁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在老家农人们的心目中，小雪节气标志着冬天真正的到来。广袤的田野没有了忙碌的劳作，显得格外寂静，呈现一派初冬景象。农家自古都是地闲人亦闲，小雪节气正是“家里有粮，心头不慌”的农闲季节。村上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找个背风暖和的土墙根或者麦秸垛，耷拉着头，眯缝着眼，慵懒地晒着太阳，散漫地说着闲话，南坑泥鳅北坑鱼，东集骡子西集驴，云天雾地，优哉游哉，豁牙咧嘴地扯着天南海北的话题。老家有一句乡谚“小雪雪满天，来岁是丰年”，其实在小雪节气很少下大雪，即使下也只是微薄一层的轻盈小雪，雪的厚度连浅浅绿绿的麦苗也遮盖不住。小雪时节的太阳还是暖暖的，风也不算刺骨，天地之间还不至于冷得滴水成冰哈气成霜，于是，大人和孩子的活动空间还是以室外为主，只要不大雪封门，乡村孩童们成群结队去田野里肆意疯跑，大人们则悠闲地到田间地头看看麦苗的长势，家庭主妇们走过油菜地，还忘不了薅一把清鲜水灵的油菜，反正薅好油菜长得密实，权当剔剔苗。

俗话说：“小雪不储菜，必定要受害”“小雪收葱，不收就空。萝卜白菜，收藏窖中”“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菜”。小雪节气的时候，乡亲们把从菜园里收获的萝卜白菜贮存起来，可以吃一年四季。母亲常说，“百菜不如白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萝卜白菜是咱庄户人家的菜，不值啥钱却最养人。

记得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母亲在院里的一片空地上挖了几道沟，我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将一棵棵白菜并排放到沟里，然后用铁锹在白菜根部覆上厚厚一层土。母亲心细，怕天冷冻坏了白菜，有时还抱来一些玉米秆盖在上面。时至今日，我还十分怀念母亲在寒冷的冬天为我们姊妹三个做的凉拌萝卜丝和醋熘白菜，虽然当时少油缺料，但那种爽口细腻的感觉至今想起来都是回味无穷。

邵志创

搭档

我总是在不同的地方遇到这个孩子——在急匆匆上班的路上，在接送女儿学古筝的青少年宫，在晚饭后散步的河堤上。每次看见他，总是一样的装束，一身淡淡的、带些天蓝色道道儿的学生服，瘦瘦高高的个子，迈着踉跄的步伐，身体成麻花状地踉跄而行。他的右手时常掂着一个布袋，袋子里，显然装的是几本书。也许是怕袋子甩掉，他总是紧握袋口，袋子随着他的身体来回摆荡。我知道，这个孩子有病，并且我们离得不远。可心里总有个疑问，家里大人呢？怎么不见有人接送呢？上学也许不远，可是青少年宫离家来回起码有两公里的路程，要穿过几条马路和几个红绿灯，在人车穿流的路面上，大人怎么能放心呢？

周末，在离家不远的澡堂里，我又遇到了这个孩子。

澡堂里，洗浴的人挺多，赤条条地来回穿梭着，氤氲弥漫着偌大的房间，水声、小孩的嬉闹声、大人的呵斥声以及搓澡工的吆喝声回荡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平和而自然。我常想，人也许只有在澡堂子里，才是最真实最平等的，衣服，有时真的是伪装，人们一旦穿上它走出去，便有了“身份”的差别。

“叔——叔，我能在——这儿——洗吗？”一阵磕磕巴巴的声音从面前传来打乱了我的胡思乱想，定睛一看，嗯？这不是我常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孩子吗？他的双手，还扶着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的手里，拿着洗浴的东西，这是他的父亲吗？

我赶紧朝旁边挪挪，给他们让出位来。

“谢谢，叔——叔！”他像是受了莫大的恩惠，赶紧道谢，这不免让我有点窘迫。孩子扶着中年人慢慢走到淋浴下，把他安置好，就

站在我身边洗了起来。在孩子给中年人来回递东西的动作中，我才发现，原来，中年人是盲人！我忍不住问：“那是你爸爸吗？”

“嗯！”孩子的回答铿锵有力。

“你是不是在四十四中上学？”

“是啊，叔——叔，您认识——我？”

“我还经常见你在青少年宫，在那儿干什么呢？”

“在那儿学电脑呢，平面——设计。”

“哦，你可真棒！”我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孩子笑了笑，便不再说话，回过身去给父亲搓背。面前的他，显得更加瘦弱，胳膊腿细细如棍，左腿的髌骨高高翘起，整个身体有些变形。但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话语里始终带着坚定，似乎并未觉察周围的异样目光和疑惑。

很快洗完。坐在床上点一支

烟，回味着疑问全部释解的过程，心里交织着别样的滋味——是为孩子的身体和家庭的不幸感伤，还是为他的坚强和自信感动……

孩子也已洗完，扶着父亲出来了。他搀着父亲的手，身体略略向前倾斜，轻声地给父亲指挥着方向。他们慢慢地穿过一排排的床，走向他们的衣柜。

我真想过去帮他们一把，可又不忍打破这动人的画面。孩子是父亲的明灯，父亲是孩子的拐杖，他们配合得那样默契，演绎着彼此信任的力量，我有什么理由去怜悯、去施舍、去打破这相扶的宁静与和谐呢？

也许是工作性质的原因，见证了太多的不幸，不免有些麻木。可孩子踉跄而行和父亲相伴的身影，却时常印在我的脑海里。人世间有太多的搭档，见证着不同的利益，唯有孩子和父亲这对搭档，唯美而高尚。

@——投稿/方式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或投至 yczy2013@qq.com



邵志创